

人间场

吕宏强 吕帆 著

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卫视同步热播

荡 回

吕宏强 吕帆 著

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各大电视台及卫视同步热播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闯荡/吕宏强 吕帆著. —西安: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,
2011.1

ISBN 978-7-5605-3744-3

I. ①闯… II. ①吕… ②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7402 号

书 名 闯 荡
著 者 吕宏强 吕 帆
责任编辑 何 园 周 冀 段宏亮 蔡庆华

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)

网 址 <http://www.xjtupress.com>

电 话 (029)82668357 82667874(发行中心)
(029)82668315 82669096(总编办)

传 真 (029)82668280

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700mm×1 000mm 1/16 印张 23.5 字数 491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05-3744-3/I·25

定 价 39.80 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、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、调换。

订购热线:(029)82665248 (029)82665249

投稿热线:(029)82668526 (029)82668522

读者信箱:cf_hotreading@163.com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杨树林爬上城里最高的天台，东海一下子就跳进他的眼底。繁华的夜，斑斓的灯，如织的车流，如梦的美。城市奏响进行曲，叩击着杨树林的心一紧一松，颤栗不已。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他猛然这样想道。然后就忽然觉得要哭，便咬着牙哽咽起来。

晨光初吐，竟是一夜。杨树林在金色的朝霞中暗暗起誓：如果混不出个人样，三年后的今天，就从这里跳下去……

目录

- 火车一响,黄金万两 /1
- 我滴神呀,城里的白水都能卖钱 /17
- 想吃野菜苞谷面,走,去“旧社会” /32
- 没学上的娃儿实可怜 /47
- 咱是泥鳅,哪有缝往哪儿钻 /61
- 屎难吃,钱难挣 /76
- 出门的人儿谁心疼 /91
- 俺哥给俺“拉皮条”,吓我哩 /103
- 城里人叫咱耍咧,挣钱亏了人 /119
- “民工子弟和宠物不许入内”! 扇驴日的嘴 /131
- 肚脐眼下的事,羞死个人咧 /143
- 以暴制暴,人咬狗的新闻 /156
- 妹子甬哭,我是你的天 /168
- 小姐是俺妈,刀子捅到了苦胆上 /179

爸妈爷奶,快去领“六一心愿” /192

少拿不要脸当可爱 /207

婆姨要拴在裤带上 /218

嘴里的冰糖化成了水 /230

大路千千万,活人咋能让尿憋死 /242

无期的“有妻徒刑” /253

村里当爷不是爷,城里当爷才是爷 /264

我要练成“咬狼的狗” /275

朋友妻,被我欺 /288

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 /301

狼啊,你在哪里 /315

好猎手斗不过赖狐狸 /326

舐犊情深,DNA 变成了 NBA /342

活出了人模狗样来 /356

火车一响，黄金万两

火车一路东去，携带着黄土高原的尘埃，驶进了南方大都市——东海。

乘客们从囚禁了一昼夜的车厢里脱身而出，车站瞬间成为人的海洋。男女老少畅快地呼吸着潮湿的海滨空气，疲惫的精神也抖擞起来。站台上响起《走进新时代》歌声，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各式方言。

下车的多是三五成群的年青人，从他们身上很容易看出乡村生活的痕迹——背着行囊、拉着箱包，高声大嗓地呼朋唤友，过于夸张的言语表情。但那一双双好奇而畏惧的眼睛里，尽是对新生活的希冀和期望，仿佛脚下不是喧闹的月台，而是一座永远挖不尽的金山银海。

陕北后生杨树林从车厢里挤了下来。他穿着黑色背心，武警制服裤，行李包打成“豆腐块”背在肩上。紧随其后是扛着编织袋的同村小乡党金龙鱼。和惊叫连连的金龙鱼不同，杨树林目不斜视，灵巧地闪过人群向出站口走去。这位刚刚复员的武警班长本来有留在营房当志愿兵的机会，却以“先尽忠，再尽孝”为由回到了陕北老家。但回家不到半年，便被父母催促着上东海打工，一则打听离家寻妻的兄长杨树根的下落，二是为经见世面，历练人生。

眼下已经踏踏实实地踩在东海的土地上，施展拳脚、大展宏图的时刻就要到来。想到这儿，树林心底不禁涌起一股热流，转身便找金龙鱼倾吐壮志，一直紧随身后的小兄弟却不见了人影。树林心里一急，忙回身打望，背上的行李就甩上一位急着出站的姑娘。

姑娘“哎呦”一声，刹住了脚步，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，埋怨道：“咋回事嘛？”

听出姑娘是陕北同乡，树林草草一笑表示歉意，眼睛仍在人群中寻找。

看出对方敷衍自己，姑娘娇嗔含怒地叫道：“你没长眼睛啊，往人身上撞。”

树林忙解释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姑娘小嘴一撇：“要是故意的，你就成流氓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树林的牛脾气噌噌往上冒：“你说谁流氓？你家炕头倒不挤，坐去。”

姑娘可能没遇到过如此不解风情的主，更没想到对方会动怒，当下没了主意，便高声呼唤：“秋燕姐，有人欺负我。”

刚拽着行李爬上台阶的唐秋燕听到叫喊，逆着人流快步向树林这边走来。

树林一怔，冷着脸冲姑娘质问道：“你咋还血口喷人呢，谁欺负你了？”

金龙鱼从人群中挤了过来：“树林哥，咋了？”

见来了援兵，姑娘气势立马弱了下来。她“吭吭”干咳了两声，故作镇定的准备应战，一抬头却不由脱口叫道：“金龙鱼！”

金龙鱼一怔，惊喜地大叫：“毛眼眼！”

树林意识到可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忙拽拽金龙鱼悄声问道：“你认识她？”

金龙鱼伏在树林耳边，喜不自禁地说：“她就是想得我三更里睡不着觉的米脂

婆姨毛眼眼！”

树林瞥了眼毛眼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跟你一样的货，搅屎棍。”

秋燕艰难地挤了过来，见毛眼眼没事人一样嘻嘻哈哈，便拍拍她：“没事就好，赶快出站。”

“树林哥，帮我拿着。”金龙鱼将编织袋撂到树林脚下，蹭过去殷勤地拉起毛眼眼的箱子。

对金龙鱼眼花缭乱的习性，树林打心底不屑，便踢了一脚编织袋，忿忿斥道：“犯贱。”

金龙鱼压根没理树林，满脸堆着笑和毛眼眼攀谈起来。得知她来东海是为了考艺术学校演电视剧，便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，光明正大地将眼神粘在她身上，由衷赞美道：“就你这毛格绒绒的眼睛，细格柳柳的腰，走起路像水上漂，天生就是当‘戏子’的料。”

水灵灵的眼睛立刻像月牙一样弯了上去，挂在粉嫩的面庞：“秋燕姐，你听听，金龙鱼也说我有当‘戏子’的命。”毛眼眼突然想起什么，忙叫道：“对了金龙鱼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秋燕姐。”

“这么耳熟。难道……她就是传说中的‘赛貂蝉’？”

“你真是有眼无珠！我告诉你，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我们米脂十里八乡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‘赛貂蝉’唐秋燕。”

金龙鱼忙悄声对树林说：“这就是‘赛貂蝉’，咱绥德的后生们都说，要能跟她睡上一觉，枪毙了也值。”

树林早就注意到秋燕样貌不凡，听金龙鱼如此介绍便大胆地抬眼看去。但见她婷婷娉娉端立一边，姣好的面庞上嵌着浅浅的微笑，浑身散发着一股纯净而柔美的气质，透亮的眸子像两颗黑珍珠，关爱的看着毛眼眼，既像慈母，又如少女。心里不禁怦然一动，嘴上却轻描淡写咕哝着：“我看也就那么回事了……”

“完了，我的包不见了。”毛眼眼突然大惊失色地叫起来。等众人都为她着急起来了，她又突然面露喜色：“没丢没丢，是忘在火车的椅子下边没拿。”

有了给美女表现的机会，金龙鱼将行李箱又往树林腿上一靠，急不可耐地问：“哪个车厢？我帮你拿去。”

眼见两个冒失鬼相跟着跑开，极少与女性单独相处的树林突然觉得尴尬，便摸出军用水壶大口喝起水来。

秋燕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树林，好像在看博物馆里一件稀奇而古老的展品。

“你老看我干啥？”树林多少有些不自在。

“绥德的后生我见得多了，可说我‘也就那么回事了’的，你是头一个。”秋燕淡淡一笑，轻声说道。

这话说得确实有些唐突，但树林是死鸭子嘴硬：“我怕枪毙，所以不敢跟那些后生们同流合污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你这样的男人，天下的婆姨们就太平多了？”秋燕仍是一副笑吟吟的样子，话里却透着反唇相讥的意思。

“虽说我们绥德出吕布，你们米脂出貂蝉，但不是所有的吕布都瞅得上貂蝉。”

“是吗？可你那小兄弟跟着我们毛眼眼后面可是屁颠屁颠地。”

“他那是犯贱。”树林拧上水壶盖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想认识我？我告诉你，姑娘家出门在外，少跟陌生人搭腔。”

被树林反咬一口，秋燕心底反而漾起一丝暖意，脸一红斥道：“谁想认识你了？”

火车站出站口，拥挤的人群形成个大葫芦的形状，一端是焦急的等待和蠢蠢欲动，一端是久违的畅快和作鸟兽散。验票口连接起两端，道路更显拥堵，人群更加焦躁。

女验票员接过一位瘸脚男子递来的车票，“你怎么拿的是儿童票？”

“我是残疾人……”

“把《残疾证》拿出来。”

“我，我没有《残疾证》，”残疾人挤出一个笑脸解释道，“买票的时候，售票员就向我要《残疾证》。我也是没办法才买的儿童票。”

女验票员板起脸来：“没有《残疾证》，怎么能证明你是残疾人？”

残疾人将肩上的行李卸下，艰难地挽起裤腿，露出已经变了形的半个脚掌。“我是在私人工厂干活，厂里出了事故老板就跑了，我没钱到医院做评定……你就放我一马，我实在是……”

“我只按规定办事。你不要纠缠了，赶快去那边补票。”

排在后面的树林对女验票员冷冰冰的样子早已看不下去，提高了嗓门说道：“他是下苦人，你就……”

女验票员白了他一眼：“有你插的什么话？”

因为残疾人无法出站堵住了通道，本就人满为患的出站口更加拥堵起来，一时间人群上方都是伸长了脖子的脑袋，不满的声音从嘀咕变成呵斥。

“磨蹭什么呢？”一位男验票员见状，大步赶来解围。听了女同事的解释，他不容反驳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只认证不认人，有《残疾证》就是残疾人，才能享受残疾人的待遇。没有《残疾证》，就赶紧补票吧。”

残疾人无助地看看他们，带着哭腔申辩着：“我的脚致残后，打工都没人要……放过我吧，求你们了。”

人群骚动起来。有为残疾人鸣不公的，也有人或劝或喝地让他补票，别耽误大家出站。

树林从人群中挤过去，直直盯着男验票员楞楞地问道：“我说，你是不是男人？”

“你问谁呢？”

“问你呢。我让你回答我，你是不是男人！”

“我当然是男人，地球人都知道。”

“那你用啥来证明你是男人呢？把你的《男人证》拿出来给大伙看看！”

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。

见树林如此仗义、机智，毫不退缩地站在男验票员跟前，秋燕拉着毛眼眼，毛眼眼又紧紧拽着金龙鱼，几人纷纷挤上前去，为树林站脚助威。

树林感受到了来自伙伴的力量。他眼神里含着坚定,再次质问道:“你说,你到底有没有《男人证》?”

男验票员不屑地反诘着:“你吃啥长大的,男女不分啊。”

“我吃五谷杂粮长大的,我也知道你长了个男人模样。但是我跟你们一样,只认证,不认人。有《男人证》就是男人,没《男人证》就不是男人。大家说,是不是?”

“是!”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响应。

女验票员急忙为同事解围道:“我不是男人,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了。”

树林看看她,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:“你根本就不是人!”

女验票员恼羞成怒地尖叫道:“你嘴巴干净点!你说,我不是人是什么?”

树林狡黠地笑了:“你是人?那好,把你的《人证》拿出来给大家看看……”

看同事脸涨得通红,男验票员抬手揪起树林的衣领喝道:“大庭广众之下你敢调戏我们女同事?走,到警务室去。”

树林面不改色,迎着他左手一握,右手一拨,便将验票员死死按在了铁栅栏上。

“好!”金龙鱼大吼一声,引得看热闹的人也纷纷叫好。一时间,出站口成了小戏台,前前后后、密密麻麻围起了几层人,不少人伸着脖子将脑壳浮在人群之上,争相一睹男主角的风采。

女验票员见现场失控,冲着对讲机叫道:“站警,站警,出站口有流氓闹事!”

“叫警察来了,还不快跑。”秋燕忙推了树林一把,急中生智挡在女验票员身前,一边抓着她的手,一边将手中的车票在她脸前晃着:“快,快剪我的票。”

树林被隔在秋燕身后,女验票员够不着、抓不得,便高叫求助。男验票员缓过劲儿来,抱着树林的腰扑进人群,两人拉扯不开拧在一处,直到站警气喘吁吁地跑来。

证实了是树林的“闹事”,站警厉声喝道:“都别妨碍他人出站,到警务室处理。”

“去哪儿都不怕,走就走。”树林拍拍尘土,脖子一梗,拔脚就走。

毛眼眼悄声叫道:“秋燕姐,咱赶快溜,别沾上臊。”

“走啥?我找他们头儿说理去!”秋燕拉着毛眼眼,疾步跟着站警向警务室走去。

就在秋燕为老乡打抱不平,她的未婚夫惠云腾和姐夫秦川、小外甥女秦高楼早已在出站口外热乎地聊着,等待她的到来。久等不来,秦川便差使高楼去向工作人员打听火车是否正点,回头和惠云腾闲扯了起来。

“秋燕这咋说来就来了,不会是要拉你回去办喜事吧?”

“办啥喜事。村里人都出来打工,这学生跟父母一走,生源就少了一半,乡里把几所学校一合并,人家是一刀切,公办教师留下,民办教师统统回家。”

“这也太不公平了吧!咱秋燕是副校长,还是县上连续好多年的优秀教师,咋能因为是个民办身份就让回家歇着。”

“学校也是没办法,没有学生,咋养老师?民办的不走,还能让人家公办的走?不过也没啥,就是学校不辞了秋燕,我也要让她把老师的活辞了。”

“是啊,你那杂粮食府眼看着就要开张,秋燕是该过来帮帮你。对了,我给你介

绍的我们酒楼的那个陈阿曼咋样？”

提起陈阿曼，惠云腾不禁点头赞道：“是个既风骚又有能耐的女人，我准备让她当杂粮食府的大堂经理。”

“那个陈阿曼可是个专拉公款吃喝的好手，你得重用她。”

“那我就给她再安个副经理。”

俩人正说得热络，高楼从人群中挤了过来，告诉他们西安的火车刚才已经过来了。果然，再向出站口看去时，铁栅门已经被工作人员拉上。

“你不会把日子记错了吧？”秦川看看惠云腾，真怀疑这小伙子想媳妇心急晕了头。

惠云腾坚决地摇摇头：“不可能！我这人一是不会记错钱，二就是不会记错日子。”

“那会不会是记错了车次？”

“哎呀，这有可能，西安今天有好几趟车过来，也许真是我记错了？”惠云腾一思量，对秦川父女说：“要不咱先回。秋燕要到了，肯定会打我手机的。”

树林、金龙鱼和残疾人坐在警局接待室的长椅上，女检票员坐在相邻的一张椅子上，以距离来显示“自己人”的身份。

“来龙去脉都清楚了，可能大家都有点误会。”站警记录完问询情况，放下笔笑吟吟地看着他们。

女验票员勃然大怒：“什么误会，他侮辱我不是人。”

树林看着她，用眼角瞥了站警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到底是谁先侮辱谁？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乡下人，就可以随便侮辱。”

站警息事宁人地说：“这事跟乡下人、城里人没有关系。”

金龙鱼摆出和事佬的架势，站起来说道：“你们听我说两句。我虽然没见过大世面，但是我这位哥哥是在武警里当过班长的，我爸、我爷，连我们村长都服他，不信你问……”

“扯远了……”树林制止了金龙鱼的“炫耀”，正要开腔却见站长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秋燕和毛眼眼。

“站长，这是事情经过的记录。”站警将询问记录递给站长。

树林看看秋燕，脸上虽没表情，心里却对这位美丽又智慧的同乡充满感谢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鼎力相助，简直是对“人心不古”的最好反证。也许是感觉到了树林眼中的情意，秋燕嘴角一挑，对他绽出淡淡一笑。

站长看完了记录，指着秋燕对站警说：“事情跟这位女同志说得基本一致。”

女检票员如见了亲人似的扑到站长跟前，眼泪汪汪地叫着“站长”，一肚子怨言扑天盖地而来：“站长，他们这些民工总是投机取巧。咱这出站口的秩序，都是让这些民工搅和乱了，我早给你建议了，应该给民工设个专门出口……”

“设专门出口干什么？咱这火车站每天进进出出的有一多半是民工，他们在东海干活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很不容易。如果有了什么难题咱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。”迎着众人诧异的目光，站长走到残疾人面前，打量着他：“你就是那位残疾人？”

残疾人忙站起，诚惶诚恐地说：“是，是我。今儿这事和这位小兄弟没关系，要处理就处理我。”

树林正要开口说话，却见站长将残疾人按回座位，和蔼地问了几句，得知残疾人坐了一天的火车还没吃饭，便吩咐站警为他拿过方便面来。

“我来，我来。”秋燕应声打开了自己的手提包，将里面的茶鸡蛋悉数捧出。

告别同乡，秋燕和毛眼眼却不见惠云腾的人影。通过电话后，惠云腾乐颠颠地叫着马上坐车赶到，隆重迎接未婚妻驾到。

“秋燕姐，我这姐夫也太大牌了吧，”毛眼眼吸溜着刚买的冰激淋，不满地“挑拨”起来，“你来了就是王母娘娘驾到，他没接着人就胆敢回去？”

“你别姐夫长姐夫短的，我俩只是订了婚，没领证可不算数。”秋燕接过毛眼眼递来的冰激淋，认真叮嘱道。

“咋不算数，订了婚就是一家人了。对了，你要是跟姐夫住一块，可得先给我找好地方啊。”

“谁说我要和惠云腾同居了？没有八抬大轿，我是不会上他的床的。”

“正经啥，只要不给我把小外甥折腾出来就没事。”

“呸，你咋没皮没脸呢？”秋燕含羞带笑地啐道，“女娃娃家的，说这种肚脐眼以下的话，连个磕绊都不打。”

俩人正嘻嘻哈哈地闹着，一辆摩托车在对面的街边戛然而止，惠云腾从摩托车后座跳下，灵巧地躲过往来车辆，向她们跑来。

久未谋面的未婚夫带着憨厚的笑容和磁性嗓音突然出现在面前，秋燕感到有一团温暖的气流扑面而来，撞击到头部又慢慢荡漾开来，漫过胸口，漫过四肢，说不出的舒服和高兴。秋燕回过神来，带着一丝羞涩打量着他：“你干啥呢，身上弄得脏兮兮的。”

“我那个‘杂粮食府’装修两个月了，忙得人脚打后脑勺。这身行头，一个月没换了。”惠云腾嘴上机械地解释着，眼睛却一寸也不离自己的未婚妻。如果不是碍于大庭广众之下，他真想像城里年轻人一样，将女友紧紧搂在自己怀里，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的幸福。

毛眼眼一点没有当“电灯泡”的不适，反尔一副没心没肝的样子，大大咧咧地打趣道：“没事没事，你就是一年不换衣服，秋燕姐照样跟你亲热。只要你没吃韭菜没吃蒜就行。”

秋燕笑着揉了揉她一把：“你咋又来了。”

惠云腾这才想起毛眼眼的问题，忙说：“毛眼眼，我给你把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。吃完饭，先送你。”

像被人按了按钮，毛眼眼倏地转到惠云腾面前，小嘴一嘟做出副生气的夸张模样，赖皮赖脸地说：“不行不行，这东海我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坏人对我起了歹意咋办？我就不一个人住，你让秋燕姐先陪我几天。”

“秋燕我都安排好了。”惠云腾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丝毫不为所动。

“安排啥？”毛眼眼急头急脑地抢白道：“云腾哥你可听好了，人家秋燕姐都说

了,没拿证是不会跟你上床的。”

惠云腾这下被噎得够呛,敢情忙活了半天却是自作多情?

见惠云腾半天不言语,眼里却是埋怨和不舍,秋燕微微向他靠了靠,轻言柔语地说:“云腾,要不我俩还是先住姐夫家吧。之前我姐也打电话交代我,要我给高楼好好补补课呢。”

面对这姐妹俩的轮番说服,惠云腾是哑巴吃黄连,有苦说不出,只好苦笑道:“这不是逼着穷人吃不上白馍馍嘛。”

毛眼眼心知大功告成,便嘻笑道:“咋吃不成了,你俩偷吃,我放哨。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。”秋燕拿口无遮拦的毛眼眼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偌大的房屋被建筑材料堆得满满当当,几个装修师傅正在有条不紊地干活,窗台上放着一个不大的收音机,播音员正口吐莲花般地说着笑话,逗得师傅们不时发出开怀的笑声。

“闪开,闪开!”这叫声像带刺的鞭子,老远抽过来就让师傅们闭上了嘴,手里也加快了活计。一位打扮时尚、长相妖娆的都市女子风风火火走了进来,两个壮汉抬着“兰花花杂粮食府”的牌匾紧随其后。

“瞧瞧这字,写得龙飞凤舞的!老板娘,你有眼力,一看肚子里就有文化水。”

被称作“老板娘”的正是惠云腾新聘请的大堂经理陈阿曼。她冲说话的师傅笑嘻嘻地啐道:“少拍马屁。你们听好,牌匾我先放这儿,谁要给我磕了碰了,别怪我不发工钱。”

木匠师傅赶紧建议道:“老板娘,要不你还是放个安全点的地方吧。”

陈阿曼白了他一眼,吩咐壮汉“抬后头去”,突然又正色说道:“从今往后,你们不要再老板娘、老板娘的叫了。”

“咋?你不是老板娘?”小学徒人小嘴快,乐呵呵地问。

“废话这么多!干你的活。”陈阿曼勒令一声,便匆匆走向后院。

师傅敲了小学徒脑袋一下:“你咋那么楞呢,没见老板刚带回来个漂亮女的?那个才是正宗老板娘。”小学徒恍然大悟道:“那我以前的马屁不是白拍了?”

狭小而凌乱的房间。秋燕坐在床边,想着惠云腾长年累月孤独的日子,不由得歉疚起来。惠云腾悄无声息地坐过来,轻轻揽过女友的肩膀,痴痴地望着。在难眠的夜里,这张脸庞像温柔的音乐令自己心安梦稳,沉沉入睡,而眼下,这个魂牵梦萦的人带着清凉的香气坐在面前,惠云腾恍惚了,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轻声的问候:“燕儿,想我了没?”

“没。”秋燕把头一扭,嘟嘴说道。见惠云腾张着嘴巴傻愣,她又徐徐地说:“我不想你是因为我把你当成了自己。一个人老想自己的话是不是有些自恋呢?”秋燕嚅嚅地说着,红霞爬上面庞,幸福溢满胸口。

惠云腾将手轻轻滑向秋燕的腰肢,猛然把她整个抱入胸膛,伏下头亲吻那饱满而颤抖的嘴唇。浓烈的爱欲令秋燕毫无防备,她躲闪着暴雨般袭来的吻,既羞怯又难以抗拒,只是抓着惠云腾肩膀,低声叫道:“大白天的,小心让人看见。”

“怕啥？我跟我婆姨亲热，又不是弄别的女人。”惠云腾说着，顺势将秋燕搂得更紧了…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破坏了屋里温情的气氛，

“娘的，真不让穷人吃回白馍馍了。谁？”

“我，阿曼。”

听到是陈阿曼，惠云腾才恋恋不舍地放开秋燕，磨磨蹭蹭开了门。

“大白天关着门做什么？”陈阿曼大大咧咧进了屋，冲着满脸绯红在整理头发的秋燕大呼小叫：“哎哟，惠老板，你从哪儿找来的服务员，这么漂亮。”

“啥服务员。”惠云腾瞪了她一眼，将秋燕搂到身边，喜滋滋地说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已经订了婚的婆姨，唐秋燕。”

陈阿曼故作惊讶地尖叫一声，又将秋燕快速打量了一番：“天哪，这就是你整天给我吹的那个男人们能睡上一回，枪毙了也值的‘赛貂蝉’！”见秋燕尴尬地转过脸去，她没事人似的笑道：“阿妹，别在意，姐姐跟你开个玩笑。我叫陈阿曼，当地人，给你老公当大堂经理。”

惠云腾打断她的话头：“陈经理，你有啥事？”

“我来取我的手机，就在你枕头底下。”

秋燕望着身穿低胸V领上衣，乳沟浅现的陈阿曼，怔在那里。一旁的惠云腾也如坠雾里，他疑惑地掀起枕头，果然一部红色手机出现在眼帘。惠云腾拿起手机左看看陈阿曼，右看看秋燕，不知这个东海女人唱得是哪出。

“天哪，短信都发爆了。没事了，你们接着玩。”陈阿曼若无其事地拿过手机，又欠身过去很熟络地拉上窗帘，扭着腰肢带上了门。

秋燕的脸沉了下来，猜疑像拉洋片般从脑海里掠过。虽然有人说爱情的本质是猜疑，但对于与恋人异地多年的秋燕来说，这种猜疑带给她的不是愤怒，而是恐惧。她不知道身处大都市的未婚夫犯过多少这种“男人的错误”，更怕这种错误在以后的岁月里像泡在水中的软木塞般不断膨胀，直到再容不下两人的过往曾经。

惠云腾没有察觉到秋燕的不悦，急急忙忙锁上门，又恬着脸过来搂住她准备继续缠绵。秋燕一把推开惠云腾，正色问道：“你跟这女人啥关系？”

“啥关系？工作关系啊。”

“工作关系？那她的手机为啥会在你的枕头底下！”

“这，这……你真是误会了。”惠云腾这才明白陈阿曼的“良苦用心”，他刚要解释，又有服务员来传达陈阿曼的“关心”，问给他炖的甲鱼汤里是否放乌鸡。

秋燕顿时如坠冰窟，她冷冷地看着惠云腾，不无讥笑地说：“呵，无微不至啊。”

“人家也是好心，怕我和你……”惠云腾见难以收场，干脆编起瞎话来。

秋燕察觉出他的言不由衷，起身就要离开。惠云腾忙拦在她身前：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给你的阿曼腾地方啊！”

“秋燕你听我说，要不，我给你发毒誓，我要是有花花肠子，我就不是人，就是……”

惠云腾越是解释，秋燕越是觉得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想到日夜思念的未婚夫竟送给自己这样的“见面礼”，她强忍住满眶的泪水，冲出门去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惠云腾见秋燕是真得愠气，急忙拽住她。

“不用你管。”秋燕奋力甩开惠云腾，头也不回地夺路而去。

外环线上的七贤路立交桥下是个自发的劳务市场。虽然政府在城区各处建了多个正规的劳务市场，但到东海打工的人还是愿意到这里来找活路。一则可以省去中介费，二则此地偏于郊区，往来的路费也就节约了。

天色微明，手持各种工具找活干的民工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就聚集于此。树林和金龙鱼也在人群中不住地东张西望，寻找来此找工的城里人。

一个民工冲树林一打量：“新来的？”

树林点点头，不知对方从哪里看出自己是个新手。

民工抱怨道：“我在这儿都等了五天了，一个活也没揽到。”

树林呵呵一笑，颇有感触地说：“看来真是屎难吃，钱难挣啊。”

民工连连点头：“是大实话。”

金龙鱼过来，做出一副可怜的模样叫道：“树林哥，我肚子饿了，能不能先买两个馍馍？”

树林正要说话，却见人群呼啦一下围向一侧，来活了！他忙拉上金龙鱼随人流跑去。

“听好了，”一个工头模样的人站在花坛上高声说道，“每人30元工钱，你们跟我去做一回不用干活的事情。”

“不用干活就拿30块？天上真掉馍馍了！”金龙鱼喜出望外地叫道。

“跟你干啥事？不会是去抢银行吧。”一位年长的民工警惕地自语着。

工头显然听见了老民工的话，下吊的三角眼和高鼻梁同时一抽，斥道：“抢银行轮不着你。你们看清楚我这张脸，我叫刘家驹，是东方建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。我雇你们是去一个建筑工地当一回‘托儿’”。

金龙鱼将手举起高声问道：“请问那个刘、刘啥负责人，啥是‘托儿’？”

刘家驹脸一板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问那么清楚干啥？我让你们咋做，你就咋做。愿意干的跟我上车。”

眼见民工簇涌着刘家驹而去，金龙鱼叫道：“不干活就拿30元钱，真是出门遇贵人！树林哥，这东海咱哥俩算来对了。”

树林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“我看未必，说不定这是给咱挖坑呢。”

“管它是坑是沟，有奶就是娘！走，挣钱去！”

卡车不一会儿就装满了民工，沿着外环线向工地飞驰而去。

一群民工们挤在卡车车厢里，兴奋地看着鳞次栉比的楼房从眼前闪过。那些美丽的高楼沿着海岸线蜿蜒耸立，与旧时所遗留的欧式建筑相互映衬，既显示出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背景，更彰显出当下无法取代的经济大鳄地位。

“树林哥，你看这儿的高楼大厦咋这么多呢。”金龙鱼兴奋拍着前面的驾驶室顶，压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。

树林感叹道：“是啊，高楼大厦多，咱就有活干了。”

刘家驹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，冲他们吼道：“都坐下，全部坐下，警察看见要

罚款的。”

在姐夫家一顿饱睡，秋燕感觉脑袋像是三伏天的热西瓜在冰箱里冻了一下，清醒了许多。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苦笑一声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边哭边睡着的。虽然心里依然空落落，但昨日的伤心痛楚已是过眼云烟。她觉得自己想明白了，内心深处的声音提醒自己，惠云腾是不会背叛她的；但惠云腾抵抗诱惑的界限在哪儿，能撑多久？自己心里却完全没谱。

一个女人，尤其是人们眼中的女强人，敢于放下家庭事业，千里迢迢到东海投靠未婚夫，本身就是对爱人的信任和对两人未来的默许。秋燕不是小心眼的女人，但也不能不介意自己的男人和陈阿曼有说不清的关系，就算现在清清白白，但他见陈阿曼的时间比自己还多，也许还会生出新的枝杈？秋燕越想越烦闷，越想越委屈，于是长出一口气，决定暂时搁下这件不甚体面的事情，先完成姐姐交给的任务——给小外甥女补课。

秋燕来到姐夫的房间，见秦川愁眉苦脸地坐在凳子上抽烟，究其原因原来是高楼总是和几个辍学的娃娃一起耍，经常逃学，导致学习成绩急剧下降。

“他们老师刚通知说，五点前不把高楼送到学校，就开除她。可东海这么大，到哪儿找去？”秦川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狠狠掐灭了烟头。

秋燕想了想：“你刚才说，她最近跟一帮辍学的孩子玩。咱先找他们去。”

在秦川的带领下，秋燕来到不远处的城中村。路旁音像小店里武打片的音响和小贩的叫卖声交织一片；两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流浪狗趴在台阶上吐着舌头；台球桌前，光着脊梁的半大小伙摩拳擦掌，推搡叫喊；几个八九岁的孩子为了一个奥特曼的玩具争执不休……

一番询问，得知高楼为了每天能挣五块钱，和一个叫梅梅的小女孩在马路上发传单，秦川将拳头攥得咯嘣直响：“你看看，狗东西，小小年纪就钻钱眼里了，找着了，我非得打断她的腿。”

秋燕和秦川迅速商定，到离家较近的各条马路寻找高楼。

偌大的东海仅是一条街便走得人两腿发软。没过两条街口，穿着高跟鞋的秋燕就大汗淋漓，累得坐在路边石椅上捏起小腿肚子：“姐夫，这个东海太大了，咱得发动更多的人一起找。”

秦川想想也是，忙问道：“毛眼眼呢？”

“她去买衣服了，要见拍电视剧的导演。”

“我咋没看出毛眼眼有啥表演的天赋。女娃娃呀，还是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安宁。”秦川突然又想起女儿来，忙催促道：“咱还是说高楼的事。我一会儿还得去饭馆上班。要不你给惠云腾打个电话，让他来帮帮忙，今天咋说也得给学校有个交代啊。”

秋燕面显难色：“这……”

工地上，瘦弱的青年民工顺顺用排笔在大树干上写着：我们要血汗钱。

站在旁边的树根端详着字体，啧啧有声地夸奖道：“顺顺，你这字写得不赖啊！

能不能帮我写上一些找婆姨的传单？”

“寻人启示啊，没问题。”顺子放下排笔认真地说：“不过树根我给你说，要贴咱得晚上，随便贴传单被抓住了可是要狠罚的。”

“要能找着我婆姨，罚再多的钱，我也掏。”平日木讷的树根立马表态愿意。

“棚主”陈大佬从工棚出来，紧随其后的壮汉民工冲大家喊道：“大家注意，陈棚主要讲话了。”

陈大佬看民工们纷纷向自己这方聚拢过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大家都听好了，刘家驹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再不发工资，咱们就集体绝食。谁要是屁眼松，扛不住就趁早说，别到时候说我心狠手辣。”

正说着，一阵汽车的轰鸣声由远而近。众人抬眼望去，满载民工的卡车疾驶而来。

金龙鱼把脑袋钻出顶篷，对着宽阔的工地高声叫道：“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工地，得有几十亩地吧！”

“马上到了，你们要听我的命令行事！”刘家驹也探出头来，对车上的众民工高声喝道。

当卡车越过工地上零零落落的施工点，停在搅拌机前时，罢工的民工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把视线投向刚刚停稳的大卡车。

“都赶快下车。”刘家驹一声令下，树林、金龙鱼一伙人争先恐后跳下车来。

陈大佬一扔手中的烟蒂，气冲冲地带领民工向他们拢来。

树根发现了近在咫尺的树林，不由得乐而开怀，嘴里小声叫着“树林”，脚下快速向他移去。

刘家驹走到罢工的民工前，提高嗓门说道：“我说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！跟我玩罢工？我告诉你们，东海这地界上，四条腿的驴难找，两条腿的民工遍地都是！”

树林感觉到有人操了自己一下，回头一看是树根，不禁喜出望外：“哥，你咋在这儿？”

刘家驹用手指了指刚从汽车上跳下的民工，得意地说：“你们看见没有，这些人就是来接替你们的！想干的继续留下，不想干的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！”

陈大佬对身边围拢的民工们说：“大家看到了没有，甲方已经对我们下手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收拾这狗东西！”众民工群情激愤，呼喊声此起彼伏。

陈大佬大手一挥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上！”

车潮涌动，好像总没有个尽头。秋燕和秦川沿着滨江大道一路疾行，每到路口便在暂时停驻的汽车长龙里四处张望，生恐幼小的高楼被某个汽车挡住。

又一个红灯亮起，秋燕快步向前走去，秦川在后面举着手机叫她接惠云腾的电话，她想也没想摆摆手走开了。秦川无奈只好据实相告，谁知惠云腾不但不生气，反而问清了地方说马上赶来。

绿灯亮起，车潮汹涌地倾泻开来。秋燕来不及返回路边，脸色惨白地站在急速